

西夢包



A 托尔斯泰 著
俞 荻 葉 菡 譯
言行出版社 刊

第一章

大風雪已經狂吹兩星期了，在煙囪裏咆哮着，猛烈地掠過了屋頂，杜塞着城市的街道，四週展開了幾百哩的雪的原野。電線毀損了，火車誤達了它們的目的地，電車停留在停車場。

大風雪消沉了。

月兒從正月的迷霧中上昇了，照遍了全彼得格勒。雖然時候還早，城市好像暈睡着。在廣闊而坦直的街道的十字路口，處處昇騰着白色煙雲的慶祝的煙火。帶着覆耳帽的武裝兵士，靜靜地圍坐在火焰四週，機關鎗的子彈帶，纏繞在他們的身上，紅色的光芒，投射在雪堆裏，燦着彈痕斑駁的商品陳列窗，和咯吱咯吱作聲的金字招牌。

但是，城市沒有睡覺。在這些正月的夜裏，彼得格勒是活躍着一種緊張的，動盪的，憤怒的，狂亂的氣息。

有一個穿着舊的灰色反領大衣，而長着髭鬚的紳士，沿了諾夫斯基街，沿着蜿蜒的小徑，踏過輕鬆的白雪，穿入邊道，大踏步地向前走。他向左右望了一望，於是他在前門按鈴了。屋子

裏立刻送出了渴望的詢問聲：『誰？』『你是誰？』門兒現出了一條縫，讓他進去，立刻又砰然關了，格格作聲地槓上了鐵門。

這位紳士走進一間有小火爐的暖室，裏面堆着雜亂的傢具和其他的東西。女主人是一個臉色蒼白，帶着憂鬱病的女人，她站起來迎迓着他，感歎地說：『畢竟，現在告訴我們一切吧……』有幾個穿着黑短衣的，有幾個穿着長統毛氈靴的人，迴繞着這位新的來客。他拭去了夾鼻眼鏡上的濕氣，回答道：

『在布列斯特·立陶夫斯克，霍夫曼將軍已經在鞭撻我們的「親愛的同志」，他們像頑皮的孩子似的。他沒有恐怖得滾落在桌子下面，仍舊泰然自若地坐得很高，說：「我非常歡喜靜聽全權委員的烏托邦的幻想曲，可是現在我必須提醒他，我們德國人在俄羅斯的領土上，並不是你們在我們的……我們命令你們和平的條件，並不是你們對我們……」』

「哼——哼！」

一個穿着短衣和毛氈靴的，紅臉兒灰色鬍子的老頭子插嘴道：

『是的，可是那是最後通牒的語氣……』

『確確實實地，我的親愛的先生……德國人對我們的「同志」「高聲嘶喊」……我是十足愛國的，我的親愛的先生；我是一個俄羅斯人，真該死！但是，我坦白地說，我準備向霍夫曼將軍喝采……』

『好機會！』從小小的無花果樹的後面，送來了一陣非常清晰的諷刺的聲音。

還有一個人，在書架背後接着說：

『好了，在一星期內，德國人將佔領彼得格勒……隨他們去吧……』

女主人帶着含淚的笑，歇斯底里地說：

『無論如何，我們只有唯命是聽；無論如何沒有石油，或白糖，甚至也沒有一片木料可以燃燒……』

『我正從回聲編輯部來，還有其他的信息。卡列丁將軍正向莫斯科前進！——發出了一陣「噯」的呼聲。』工人們正在投効和連絡他的軍隊，沒有提起農民，他們成羣結隊從四週幾百哩的地方而來。卡列丁的軍隊，已經增長到十萬雄兵了。』

突然，十多個人同時嘆息着：他們是非常相信開明的農民軍隊，前進去援救解散了的立

憲議會，去援救高貴而寬宏大量的，善於雄辯的俄羅斯人的自由的奇跡，但是他們又相信着德國人將要來的，像善良的霜神似的，來了一陣刺戮而又去了。

另外有一個人，沿着雪地裏的足跡，走過旁屋，敲着後門。他走進一間塗着灰泥天花板的房間。一盞小小的電燈的光亮，透過了蒙着灰塵的枝形燈罩的薄紗，一只鐵火爐，放在鑲花地板上，火爐的管子，彎曲地經過了通風的窗子。在火爐的兩旁，放着兩只野床。約有二十歲的參謀長坐在野床上，二十二歲的陸軍中校，正躺在襪襖的毛織短襪和陳舊的外套上。他們正在讀着散亂在地板上的羅康波——全十七卷珍奇的冒險記。

新的來客，含着意味深長的語氣說：『聖·喬治和莫斯科。』參謀長和陸軍中校在翻開的書本的後面斜瞧他，但是沒有表示驚奇，也沒有回答。

『紳士們，』新的來客說：『我要老實地說，看見這種榮耀的俄羅斯軍官階級的道德淪亡的情景，非常痛心。你們完全不瞭解，布爾塞維克對於不幸的俄羅斯到底幹些什麼？他們公開地破壞軍隊，公開出賣俄羅斯，他們公開宣言，要使俄羅斯民族絕跡於地球上。紳士們，在這

艱難脅迫的時候，每一個俄羅斯人都應該站起來高擎着刀劍。」

參謀長的臉龐陰沉地，懶洋洋地說：

「我們好像惡魔似的戰鬥了三年。我們和我們的同伴，已經到了死的結局，完全停止了行動。」

這位來客的鼻孔擴張了，舉起了一個手指，他豫兆地說：

「反抗自由的猛獸已經釋放了，我們可愛的俄羅斯農民，將踏着你們的血跡，紳士們……」他開始描述這種默示的恐怖，那兩個軍官的眼睛裏，閃爍着不愉快的光芒，站起來勇敢地整一整衣裝。

「好！陸軍中校說，『你歡喜我們向那兒去呢？』」

「到頓河去，到俄羅斯的勇士卡列丁那兒去。」

「好！我們知道他派遣了一個師團到喀爾巴阡去死戰了，但是誰來確確實實地派遣我們呢？」

「保衛祖國自由同盟。我們要完全這種理想是很好的；但是，你們也需要錢……」他拿

出一個時髦的錢袋，把幾千盧布擲在污穢的野床上。

『米西卡！』陸軍中校一面說，一面牽起他的褲子：『我們決定去，我們寧願犧牲我們不值錢的生命，去嘗味火熱的鎗劍的滋味……』

在這些彼得格勒的雪夜中，沒有時間可以睡覺的。反革命的晚報上，散播着極驚人的德國人的最後通牒和兇荒。在烏克蘭的紅軍，和烏克蘭中央議會的流寇部隊的血戰，卡列丁的前進，莫斯科的大勝利，還有很有趣的敘述着強盜和謀殺恐怖案件的故事等等的謠言。不可捉摸的盜匪科托夫，或是「沒有頸的男人」，在沙杜娃街的賭窟外面，每夜用屠刀刺戮行人的腎臟。在著名「油炸舌頭」的美味店的地下室裏，發現七個剝皮的屍體。滿城都談論着在電車中所發生的事變，在一個穿外套的兵士的身上，發現了一只女人的帶着寶玉指環的手。在彼得格勒比較富裕的市民，都陷入悲愁中了。他們在梯子上準備着警戒的信號，哨兵整夜在屋子的出入口守衛。天呀！天呀！他們渡過漫漫的冬夜，是不是像一個夢呢？在革命國家的中樞——首都，可厭地裝起了列柱和祝捷的拱門，照耀着日暮的陰影。這偉大的首都，是在那些頭髮蓬亂的，手裏握着來福鎗而迴繞在祝捷的火花周圍的平民的手裏。這好像未知的

征服者，已經紮營在這首都裏了。在夜裏，到處有人從窗子裏伸出頭來，向他們吶喊着：『救命啊，我被搶了！』這些工廠的工人，身上都迴繞着機關鎗的子彈帶，從偏僻的村莊裏跑出來的小兵，都是衣衫襤褸的典型人物。其中有一個不得不對這一切哀號地回答：『加緊革命……』

有許多人怨恨地期待着德國人的到來。殘忍隱伏在他們灰綠色的大外套中，和他們的鋼盔中。要是他們在街頭公開地鞭笞什麼人，正好像俄羅斯的市民，鞭笞他們的豬獾一樣的平淡。握着來福鎗的和藹的兵士，站在十字路口說：『靠右！』在兩肩上掛着金黃色的辮線的軍官，坐在車子裏飛也似的經過非常潔靜的諾夫斯基街，那金黃色的光芒，照耀着麵包店，香腸和脾酒店。彼得格勒的市民，快樂得好像剛從俄國的浴室裏出來似的，在右面的人行道上散步。德國人決想不到這一種粗野的人，會這樣宣言：

『不工作者，不得食。』

德國人急迫地到來了，那些以前在政府機關，在銀行和企業機關，或者在新的軍糧部服務的官員，想不到他們的運命，會落在布爾塞維克的手裏。讓他們管理國家機關，讓他們自己

工作。他們和那些在集會時拍着自己的胸膛而高喊着的水手是不同的：『新世界是我們的目標。你將看見，我們用自己的手，來創造一個新世界。』『那麼創造一個新世界，創造一個新世界吧，親愛的同志！』許多初高級的官員，像耗子脫離沉船似的，每天因病或毫無理由的不上辦公處去了。一天一天的怠工的蔓延，好像傳染病一樣，更深重地反映出政治的鬥爭。

窗子前掛着厚密的窗幔，在入口處，坐着一個拿了一支連發手鎗的黃嘴唇的大學生，火爐裏的煤炭，發出噼啪的響聲，官員們圍坐在火爐的四週，互相交換諷刺的評論：

『真的，紳士們，雖然尼古拉二世出現，也不會這樣愚鈍的……哼——哼——哼！他們都應該絞殺和鎗決的。哦！他們是運氣好，他們這些人……他們需要自由，他們伸出手來渴望捲心菜……現在他們已經獲得捲心菜了……在他們的斯莫爾萊學院，每夜舉行着痛宴會，先生……是的，這一種狂歡痛飲，要使你的毛髮倒豎……』

兩陣強烈的祝捷的煙火的雲煙，像波濤似的環繞着牡牛宮的大柱。

踏着他們的毛氈靴子，帶了毛織手套的兩手，波動地拍着手掌。一個武裝的哨兵，在出入

口守衛着。火光朦朧地搖動，濃密的煙霧，瀰漫在門廊裏。

在偉大的會場裏，舉行第三次全蘇維埃大會。長櫬子散佈在圓形劇場的四週，又擁擠，又騷嚷，到處是前綫戰士的大外套，工人的羊皮短衣，覆耳的帽子和棉背心。在高高的玻璃屋頂底下，蕩漾着朦朧昏闇的蒸氣。宏大的吼聲，消沉在期待的催眠曲中了。那些滿臉長着鬍子的人，把沒有修飾的兩頰伏在拳頭上，深陷的眼睛裏閃爍着渴望的光芒。從演講台上送出的演說辭，使那些形容枯槁而臉龐粗陋的人，升起了一陣戰慄的痙攣。他們有時歡迎地鼓掌，或陰沉地喃喃怨語，有時唏噓唏噓地吹着不滿的口哨。大會主席用盡了氣力，搖鈴壓制那些喧嚷。會議結束了，一個穿得很整齊而兩頰瘦削的人，從旁邊的長櫬子上走向演講台，他站在高桌子的主席團的前面，脫下帽子，解開羊皮短衣的領頭，帶着不明晰的啞聲說：

『沒有武力和法令規定的蘇維埃的人民委員，將要完全剝奪我們說起俄羅斯的名字的權利。在表面上，立憲議會已經消滅了，但是立憲議會仍舊存在的，你將依舊可以聽到它的呼聲……』

這是社會革命黨委員的話，站在他背後的主席伏羅特爾斯基不住地搖鈴，一切的亂聲

盤旋過長機：『滾出去！打倒他！滾出去！』

演講的人斜欹了兩手，含着牽強的微笑，對喊叫的聽衆凝視着。當會場漸漸鎮靜的時候，他牽動着厚厚的嘴唇，再嘶聲地吶喊：

『十月革命以後，同志，當你有了權力的時候，你決不希望打開前門讓德國人進來……但是，一切人民委員的政策默認犯罪……』

在一陣怒吼聲中，一個穿着外套的兵士，衝到半圓形的演講台前，把演講的人按住了，不准他說下去。

『假使你要和平，』那個兩頰瘦削的人亂嚷着：『那麼最重要的，你切不要允許蘇維埃人民委員，把你的名字去締結叛逆的局部的和平……』

會場怒吼了，搖頭，揮袖子。十幾個穿大外套的人衝過通行路。那個演講的人，匆忙戴起他的帽子，屈着背回到他的座位上。

直到會場裏鎮靜了，主席才停止了鈴聲。於是請馬爾托夫演說。馬爾托夫是一個孟塞維克中央委員，他穿着一件落掉了鈕扣的外套，在突出了喉核的羸瘦的頸子裏，圍着一條圍巾，

他的患肺癆的臉上，長着稀疏的小鬍子，視線透過了擱在鼻樑上的污穢的夾鼻眼鏡，向聽衆凝視着。他用鎮靜而滑稽的態度，明晰地表白他非常滿意，最近在布列斯特·立陶夫斯克的和平代表主席的宣言，大意是說他們對德國帝國主義不願讓一步……

會場裏播佈着緊張和靜寂，大家都向演講台上注視着。馬爾托夫用兩個指頭把夾鼻眼鏡抬一抬，他收縮着癆瘵的兩頰說：

『同志，我說蘇維埃政府的政策，已經把俄國革命放在不可挽救和絕望的境地中……明白地說出你們自己的結論……』

有一些人在高聲地咀咒，那些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員，揚出了一陣鼓掌聲。坐在中央和左面一排的布爾塞維克，頓着腳呼喊道：『賣國賊！』騷擾和爭鬧更厲害了，一個矮小而滿腮生着鬍子戴了一頂芬蘭帽子的人，帶着哭泣的聲音重複地說：『你告訴我們怎樣辦呢？怎樣辦呢？請你告訴我們。』

在娜瓦門外的大街的左面，有幾座小小的工人的住宅，散佈在泥濘的荒野裏。在一座破舊的小屋子裏，住着一個普梯洛夫工廠的鐵匠伊凡·哥拉，他是一個身材高大，年約二十二

歲的大鼻子的青年人，他正在專心地擦來福鎗，桌子上放着鎗機的零件，一盞小小的火油燈，送出了暗淡的光亮。

十一歲的阿列奧希卡和六歲的米希卡都專心致志地看着他擦鎗。伊凡·哥拉是住在卡拉茜娃寡婦的屋子的一個角落裏。這位寡婦就是這兩個孩子的母親，那天早晨她很早就出去了，沒有給孩子留出一些吃的東西。伊凡用木片慢慢地燒熱了茶壺，給兩給孩子喝開水，使他們停止哭泣。

『好了，鎗也擦乾淨了。』他粗暴地說：『留心，我正在配好鎗機呀！現在準備好了，準備射擊工人階級的敵人……』

他一邊笑，一邊瞧着阿列奧希卡和米希卡，在大孩子的瘦削的兩頰上，也浮起了一陣微笑。伊凡把來福鎗的皮帶背在肩上，束緊外套的鈕扣，把人造羔皮的軍帽，拉到他的眉毛邊。

『喂，小朋友！我現在要去了……當我離開這裏之後，你們不要胡鬧。』

一片悽愴的白雪，掩蓋着城外的曠野。在月兒的周圍，顯現出灰白色的輪子，穿着毛氈靴子的伊凡·哥拉，踏着白雪走向大路，走向雪橇的綫路，向右拐彎，到普梯洛夫工場去拿他的

派司。在工廠的門口，有一個身上沾着霜的老人家，瞧着他說：『來開會的嗎？在鐵匠店裏。』

走過了荒涼的白雪的庭園。

巨大的軍艦的汽鍋，埋在雪層的底下。在遙遠的起重機上，懸掛着格子似的船貨。鐵店的煙窗，呈現着暗黃色。

伊凡用力推開邊門走進鐵匠店，十幾副緊張的臉孔轉向着他說：『靜，你！』狹長的屋子裏，充滿了熔鐵爐的煤煙的氣味。約有一百五十個工人，靜聽着那個頭髮很漂亮而個子矮小的人的演說，他的兩頰是紅的，微笑着，熱情地揮動着臂膀。他穿着一件束皮帶的黑衣服，鬆散的衣領，圍繞着他細瘦的頸頸；他的美麗的圓眼睛，偷偷地在聽衆的臉龐上轉動。

『我們唯一的任務，就是保持純潔的世界的革命。我們不能以十月革命當作「它本身的事情」，當作本身能生長和發展的事情……要是我們的革命沿着這種路線去發展，那末我們將要開始踏上不可避免的頹廢的路上去了；我們將不能保持我們的純潔；我們將顛倒地陷入了小布爾喬亞的油沼，陷入狹隘的俄國農民的趣味中和農民的臂膀裏了。』

他敏捷地板着臉，代表一個年長的俄國農民，甚至緊握着沒有存在的鬍子。工人們沒有

笑，他們中沒有一個願意容納這種嘲笑。這位演說的人，就是「左派共產黨員」的領袖，他是攻擊列寧的和平政策的。

『我們革命的第一步走入爛泥中，就是布列斯特·立陶夫斯克恥辱的和平。我們將承認我們自己的投降，我們將爲了一餐羹湯出賣革命，我們不能接受布列斯特·立陶夫斯克的和平，不論他們怎樣恐嚇我們。』

他的眼睛斜視着，好像要把鐵匠店和所有的聽衆都吞沒。

『我們宣告：假使德國帝國主義願意的話，讓他們來絞殺我們吧。讓他們來踐踏我們的俄羅斯吧。那是完全對的，爲什麼不願意呢？因爲這一種結局——我們的結局——將燃起世界的火災……我們回答德國的要求，並不是以布列斯特·立陶夫斯克的和平，而以立刻的革命戰爭作回答。用乾草叉去抵抗德國的大砲嗎？是的，用乾草叉……』

伊凡·哥拉立刻感到一陣寒慄。雖然不到一小時，他應該去站崗的，但是他仍舊要靜聽着演說。他走過去推開門扉，在冷空氣中呼吸的時候，咳嗽了。他走進辦公室，領取到斯莫爾萊學院去的派司和他的食糧——一塊香甜的裸麥麵包，他小心翼翼的把麵包塞進外衣的口

袋裏，大踏步沿着大路，走向那黑暗的娜瓦門的大圓柱。

野狗的模糊的影子，在靜寂的遠處，突然地出現了，默默地向大路走來。各種不同種類的野狗，都蹲踞在路旁，凝視着那個拿着來福鎗獨步的人。當他走過去的時候，牠們垂着頭，跟在他的後面。

『想得多妙啊！我們用乾草叉，德國人用大炮，那是「完全對的，」』他凝視着濃密的白霧，喃喃地自言自語：『照他的意思，我們得立刻預備戰爭，以乾草叉爲武器。因爲他們要粉碎我們，和撲滅我們……他所喊叫的很妙……伊凡，準備戰爭了嗎？打我吧，你們將惹起世界大戰……』

他漸漸地發熱了。愈走愈快，他的毛氈靴，在白雪上嚙嚙嚙他踐踏着。『在一九一五年，他的兄弟——已經被殺了——曾經告訴他們的師團長怎樣去打擊敵人，到了隊伍一定得通過一個深溝的時候，師團長命令四個騎兵中隊，以身體填充溝渠，讓其他的軍隊通過這座活的橋。』伊凡心裏這樣想着。

他忽然停止了脚步，低頭沉思着。野狗漸漸地追近他了，他聳一聳肩膀，安排好了來福鎗。

的皮帶，又大踏步地向前進。

『那是錯誤的！』

他在寒冷的空氣中，尖銳地喊叫着，野狗在他的背後昂着頭。

『那是完全錯誤的，我們要親眼看看社會主義，我們不得不屢次嚴酷地監督我們自己去幹，我們也願意這樣幹。但是，我們要活着看看社會主義。你說：握着乾草叉，他爲什麼不再想一想，難道農民只有污泥，只有一個敵人嗎？』

他又停住在耶卡梯林霍夫街的街心，高聳的大廈，矗立在二邊，水蒸汽凝凍在窗子上，從窗幔的裂縫裏，透出了一線黃色的微光。伊凡·哥拉自己是一個農民，他有七個哥哥。除了大哥還有七畝地的田莊耕作之外，其餘的都離開家庭去給人家耕田了。其中三個已經在戰爭中陣亡。還有三個，據說現在也「不知下落」了。

『不，把所有的農民都集合在一起是完全胡鬧的……兄弟……你不知道地方的情形：有許多地方，純粹的小資產階級，比較市鎮裏還要多，但是在每一個地方，你至少可以找到十個無產階級，然而，這是真實，他們是無知的……』